



刊头摄影:杨国美  
题字:赵守阳

生活素描

千里迢迢送碗鱼汤面

○单国友

“国荣,朱老刚刚念叨鱼汤面了,那口东台老味道。”退休后正在福州走访新四军老战士的江苏东台新四军和苏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会长杨爱国与好友章国荣在电话里聊着。

章国荣的职业是厨师,系“东台鱼汤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此时,他握着手机的手微颤,心情有些许激动。祖辈传下来的鱼汤面制作手艺,不仅给了他生计,也激发了他书写家乡散文的激情。平时,因为这份热爱,他花费大量业余时间搜集研究新四军和抗日有关的史料。“在福州?走访新四军老战士?”章国荣打心眼里敬佩杨爱国千里之行走访老战士的举动。

“对,走访的是1928年出生的老新四军朱国钧,东台人,1942年参加革命,1946年正式成为中共党员。解放战争时期,他

参加了鲁南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朱国钧参加抗美援朝……”杨爱国在福州如数家珍。章国荣在东台激动不已:“期颐之望,鹤寿松龄的老战士……”

“这几天忙不忙?”杨爱国觉得,在福州,让年迈行动不便的老战士吃上正宗鱼汤面,实在是不敢想的事情。两人就这样聊着老人的心愿。

“我想给老战士做碗家乡鱼汤面!”章国荣毅然决然说着,声音通过无线电波传到远方。福州与东台距离上千公里,怎样才能送上一碗鱼汤面,让九十有七的老兵尝尝家乡的味道?

这真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小时后,章国荣推掉其他活动,备好家乡特有的猪油、小胡椒粉等佐料,带上工作服和换洗衣服来到高铁站。

七个小时!从东台到上海转车至福州,没座,站票。下午3点上火车后就一直站着,遇上短途有乘客上下车才能找机会

弯下腿。然而,有一种力量在章国荣心中燃烧,他一点也不觉得累。

深夜抵达,拂晓起床。章国荣直奔当地菜市场,精选东台鱼汤面“滴点成珠”的密钥——鲫鱼、鳊鱼骨。考虑老人离开家乡已久,他还选购了一些能够做东台家乡菜的食材,准备做鱼汤面的同时,再添上几道家乡菜。

鱼汤面是东台传统面食,起源于清乾隆年间,相传由宫廷流落至此的御厨结合本地食材创制,以汤白味醇为特色,制作工艺复杂。

鲫鱼去鳃,除内脏,洗净沥干;锅烧热,放入熟猪油,至八成热,鱼分两批投入炸酥;鳊鱼骨洗净放锅内,用少量油煸透;烧开水再将炸好的鲫鱼和鳊鱼骨齐入烧沸;汤色转白,加入熟猪油和炸鱼原汤,大火烧透;用淘箩过清鱼渣,成为第一份白汤;将熬过的全部鱼骨倒入铁锅内,文火烘干,复入汤中翻滚三遍。乳白汤汁在猛火中沸

腾,鲜香漫溢,宛如“玉汁浓稠骨香”的诗句照进现实。

章国荣还是东台“六大碗”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又烹制了绵软透鲜的葱油烧肉、汇聚山海之味的杂烩等家乡菜。

“是小时候的滋味……我想家了!”晚宴无酒,朱国钧老人率全家以鱼汤面作盏,举碗齐眉。轻啜第一口汤,老人手指微颤,热泪滚落。8月20日,福州,一碗鱼汤面,穿越战火与岁月的时空,让老人忆起童年,忆起16岁穿上戎装离开家乡的情景。

“父亲近年常念叨家乡的味道,尤其是鱼汤面。没想到章老师千里福州之行的义举,圆了他多年的梦想!”一碗鱼汤面,从东台到福州,让朱老的儿子和在座的所有人泪光盈盈,感动不已。

“作为传承人,能亲手为老战士做上一碗鱼汤面,能让英雄尝到‘根’的味道,此生无憾,值!”一碗鱼汤面,跨越千里旅程,向老英雄致敬。

人间亲情

师者大舅爹

○陈寅阳

吃晚饭时,岳母说,明天大舅爹从“海里”上来了。大舅爹是她的大哥。芸芸众生,舅爹为尊,何况行“大”。所谓“海里”,指靠海边的地方。老人们喜欢称更东的射阳为“海里”。

一个阜宁人,如何会不远百里去了“海里”?那是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大舅爹读了阜宁师范,毕业后被分配至邻县的射阳,做了乡村教师。然后就在“海里”成家、育女、生儿。渐渐他乡成了故乡,家乡反倒成了他乡。

师范毕业的大舅爹,辗转于射阳不同的乡村任教,办学条件也与时俱进,从土坯校舍,到砖砌教室,再到后来的楼房校园。从普通教师,到村小校长,职业生涯的顶峰是做了中心校校长。我虽未亲身经历过大舅爹的前半生,但作为和他拥有同一母校的学生,我可以从三十年后自己在乡村任教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来想象还原他的乡村教师生活。

乡村教师大舅爹,自有一股威严肃气。做了校长后更是不苟言笑,言语不多,不但晚辈,就连和他平辈的岳母等人,也有些“惧怕”——许是职业身份自然形成的气场。妻曾跟着他读过两年书,彼时他已是中心校校长。那时的农村学校,都会在校园一角或最后面,砌几间平房,作为教职工宿舍和食堂。校长和老师们以校为家,周边的空地亦不浪费,被老师们开辟成菜园,长些瓜、豆、茄和其他蔬菜,以供日常所需。每日早上,大舅爹先沿着校园的角角落落走一圈,然后走到妻的宿舍,查看她的学习。妻往往大气都不敢出。在大舅爹的严格督促下,妻终于考上了中专,跳出了农门。可以说,没有大舅爹的帮助,便没有妻的今天。妻总是心存感激,这份感激藏在心里,常用“大恩不言谢”安慰自己。

我与妻相识时,大舅爹正值盛年,又担任校长,是我这样的农村青年教师仰视的对象。我与大舅爹第一次见面是在乡宴上,妻的外公——大舅爹的父亲生日宴。我这个毛脚女婿第一次上门,不免战战兢兢、慌慌张张。开席前,我与大舅爹有过短暂的交流。大舅爹仔细地“面试”了我一番。依稀记得,“考题”挺难,内容是关于农村习俗和古代文化传统的,似乎还涉及某个字的读音、某个词的意思。其险若此!

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大舅爹,承袭了这一群体的优良传统:严肃方正、遵礼敬、敬业负责。这一代师范生,大多默默无闻,一生清贫,没有惊天动地的功业,只是尽好为人师者的本分:授业、传道、解惑,陪伴孩子成长。但正是他们撑起了农村教育的天空,将一个又一个农家子弟培养成才,甚至有的家庭一家几代都是他们的学生。被定义为乡村教师,或者令名不彰,或许才华不展,但他们普遍受到乡人的尊重。

渐入老境的大舅爹,逐渐褪去了威严,变得越来越慈祥,甚至可爱。虽然脚步慢了些,但腰板依然挺直;酒不能多喝了,但喝酒的礼数一点也不少;听力也在减退,但似乎是选择性耳聋——喜欢的听见,其他的听不见也罢。时间是最好的黏合剂,本来素不相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变成了亲人。

漫画



精心织就的陷阱 新华社发(南海春 作)



鹿鸣呦呦

新华社发(张晨霖 摄)

悠悠岁月

我的独腿爷爷

○王中霞

我的记忆里,爷爷一直就是躺着的。他躺在西房间最里边的床上。南边的窗户比碗口大不了多少,光线几乎照不进来。

靠近窗口有一个粮食囤,上面放着爷爷的假肢。这是他在战争中失去一条腿后,政府给他配的。

我七岁那年夏天,天气太热,爷爷被家人从黑乎乎的房间抬到老槐树下的小床上。

这回,我看清楚了爷爷的模样:瘦削的脸,颧骨高高凸起,皮肤苍白,显得有些虚弱。

一条旧毯子从爷爷的脖子盖到他的一只脚,他的两只手平放在毯子上,手指不能张开,都僵硬地弯向掌心。因为他手上还有弹片没有取出。

爷爷每顿饭都是奶奶喂的。听说年轻时的爷爷心灵手巧,我父亲、叔叔、姑姑的棉衣都是爷爷亲手做的。自从爷爷躺到床上,他的生活就都要靠我那个略显笨拙的奶奶了。他什么也做不了,性格变得越发暴躁、固执。

爷爷最痛苦的不只是活动受限,更有枪伤的折磨。天气变化时,剧烈的疼痛让爷爷忍不住呻吟起来,他气得要从小床上滚下来。可是,这个简单的动作他都办不到,他的身体丝毫听使唤。倔强的爷爷,用仅能轻微活动的一条腿在床上无力地摔打着。

有时,爷爷疼痛起来会和自己较劲,抿着嘴不吃东西。这时,奶奶就让我去喂他。有一回,我拿着鸡蛋饼,掰一点点放进他嘴里,爷爷有了笑容。他吃了几口,然后温柔地对我说:“乖,你吃,我吃饱了。”

夏天很快过去了,爷爷又被抬到西房间的大床上。不知道从哪一天起,他突然就变得思维混乱,经常自言自语,有时甚至会笑出声来。一天晚上,我刚到屋里,爷爷喊了我的名字,我以为他清醒了,连忙问他怎么了。爷爷却一句也不回答,他猛然大声唱起来:“我们都是神枪手……”吓得我赶紧跑进厨房。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他就一直重复着这些歌曲。后来,他的嗓子都干了,奶奶给他喂一些水。他就这样嘶哑地唱着,直到闭上

了眼睛。

我没有想到,四十五年后,我竟然有了和爷爷再见一面的机会。

村里对墓地进行规划,所有零散的坟墓都要迁到公墓。我们孙子辈的全部回家,参加爷爷迁墓这个特别的仪式。

随着挖掘机的轰鸣,黑色的棺木出现了!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

工人很快就撬开了棺材的盖子。“你们看,左腿有完整的骨头!”父亲一眼就看出爷爷标志性记号。右腿以下空空的,只有一小截蜷缩起来的假肢。

叔叔跟我们讲,爷爷当年身体又高又壮,体重一百八十多斤。他被日本鬼子的炮弹打中,医生为他截下的那条腿,一个人拿不动,是两个小助手抬着扔掉的。听到这些,我们都流泪了,切身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模糊的泪眼中,爷爷的骨骼在我眼前饱满起来,我看到了活生生的爷爷。他面色红润,像起床一样站起来了,迎着健康的两条腿,昂首阔步……

我的独腿爷爷,一直是躺着的,但他在我心里,依然顶天立地!

往事如烟

盐蒿草

○蒋华

我出生在黄河夺淮入海冲积而成的土地上。年轻时听爷爷奶奶说,1939年盐城发生了一场特大海啸,海水漫过了人头。海啸退去后,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家乡可耕作的土地不足三成,剩下的是成片的芦苇滩和泛着白色盐碱的碱滩。

碱滩上除了三五簇细芦苇,还茂密地生长着盐蒿草。夏天远望,是一片绿油油的海洋;近观每一株都肥嘟嘟、水嫩嫩的,嗅起来还有独特的清香。到了九月份,盐蒿草变成了紫红色。站在齐膝高的蒿海里,三五只白鹭会突然冲天而起,给单调的童年时光带来些许乐趣。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粮食产量低,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人们到处找东西充饥,野蒿草曾是无数家庭的“救命草”。每到野蒿草长势旺盛的季节,人们就会挎着篮子前来采摘。回家后,将野蒿草清洗干净,再和着豆饼一起搅拌均匀,放进锅里煮熟。这便是家人赖以生存的口粮,让许多人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野蒿草不仅是救命粮,更有着珍贵的药用价值。现代医学认为,野蒿草富含多种营养成分,具有清热利湿、凉血止血的作用,对于一些轻微的湿热症状有缓解效果。在中医理论中,它性凉,可用于调理因湿热引起的不适,是传统草药中常见的一味药材。

时光流转,如今的野蒿草,摇身一变成人们餐桌上的健康美食。每到春季,新鲜的野蒿草被采摘下后,或被拌成爽口的凉拌菜,或被融入馅料包饺子、包包子。那独特的清香,既唤醒人们对旧时光的记忆,更因其天然健康的特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成为餐桌上的一道承载着岁月味道的佳肴。

从贫瘠土地上的救命草,到药食两用的宝贝,再到如今的桌上鲜,野蒿草的变迁,不仅是一段饮食记忆的更迭,更见证了时代的发展与生活的变迁。

心灵深处

梨花芬芳

○吉力

梨树,每到秋天,黄澄澄的梨子挂满枝头,咬一口又脆又甜。上初中那年,我抱着家里的小猫,和姐姐一起依偎在父母身边,在梨树下拍了一张全家福。雪白的梨花落在我们身旁,那梨花的纯净与清甜,就像父母的人品——干净、纯粹,如桃李般芬芳。

父母从教几十年,是学生眼里“润物无声的好老师”。记忆中,母亲常带一些来自农村、家境困难的住校生来家里,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这些孩子,有的成了医生,有的当了老师,还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他们惦记着母亲,经常来看望她。母亲离开时,礼堂里挤满了前来悼念的学生。有的凌晨4点就赶来,一直静静地坐着,送母亲最后一程。

母亲更是我最慈爱的妈妈。小时候家里经济紧张,日子过得紧巴巴,但每到发工资的那天,母亲总会牵着我的小手,步行近一小时,来到登瀛桥头,点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几十年过去了,那碗馄饨的味道,仍

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美食。

小时候,父母上班时就把我寄放在邻居奶奶家。有一次奶奶烧饭,我好奇地伸手去抓滚烫的煤球,结果被严重烧伤。这件事,母亲内疚了几十年。后来就把我带到班上,上课时托其他老师照看。要是老师们都有课,就把我带到教室,悄悄放在讲台下的桌肚里。提前折好几只小纸鹤、小青蛙、小飞机,轻声关照我:“不能说话,也不能喊妈妈。”我坐在桌肚里的扫帚旁,一边听着母亲温柔的讲课声,一边摆弄着那些折纸,抬头就能看到母亲垂下的衣角。那一刻,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父母一生与人为善。小时候的冬天,母亲每到周日便早早起来,在小厨房里摆上木桶,支起浴锅,烧上炭炉,然后喊左邻右舍来洗澡。大人们提着热水壶轮流过来。外面天气寒冷,小厨房里却温暖如春,满是欢声笑语,热闹得像过年。

母亲也有严厉的时候。哪怕是在住院

期间,身体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时,她仍反复提醒我:“要清清白白做人,堂堂正正做事。”母亲当年资助过的一位学生,后来做了领导。毕业二十周年同学聚会时,学生握着母亲的手说:“老师,您要是有什么事,尽管跟我说。”按说子女就业或进步,他会有用,但母亲从没开过口。她总是说:“不能因为过去的一点帮助,给人家添负担。”

母亲病重的日子,父亲几乎寸步不离病床。两年前,父亲也随母亲去了。他们六十年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用陪伴写下了最动人的爱情。父母一辈子把“教书育人”的本分放在第一位,他们的清高与正直,照亮着我前行的道路。

父母一生平凡,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善良、正直、坚韧与爱,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满是温暖。每当我看到梨花开满枝头、雪白的花瓣随风飘落,就知道父母从未走远——他们陪着我度过每一个春夏秋冬。这份思念,就像梨花,年年绽放。